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始豐稿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宋　理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何茹連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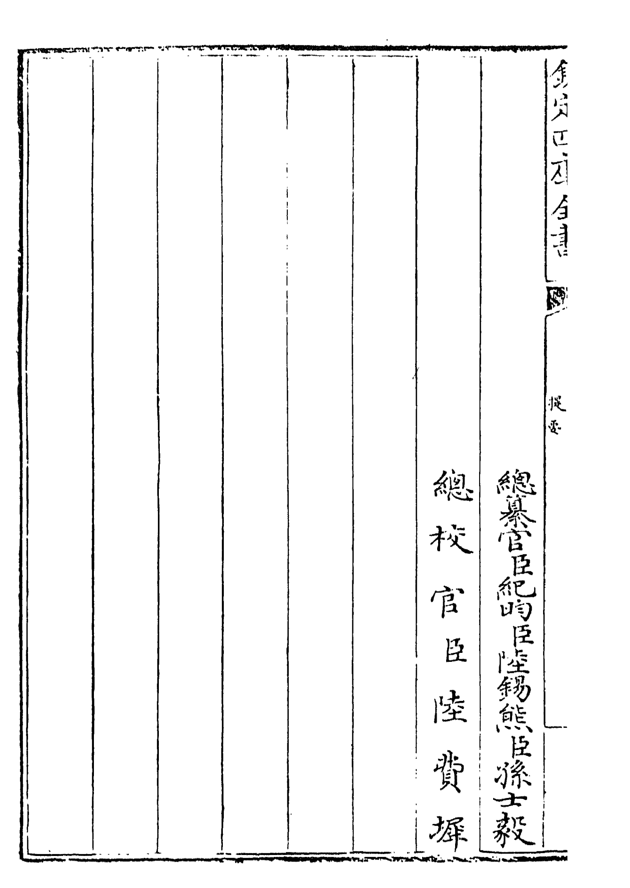
始豐稿　　　　　　　　別集類五明

提要

臣等謹案始豐稿十四卷明徐一夔撰一夔有藝圃搜奇已著録朱彝尊静志居詩話曰大章遺稿罕傳余於京師見之新城王貽上所凡四冊叱余家藏者倍之然驗其目無詩猶未足本案今行世凡二本其一本六卷

當即朱彞尊家所藏此本自一卷至三卷為前稿自四卷至十四卷為後稿皆雜文無詩當即王士禎家所藏矣椽千頃堂書目載一夔始豊類稿十五卷此本所佚不過詩一卷耳其文皆謹嚴有法度無元季冗沓之習其與王褘論修史書明史載之於本傳陳繼儒嘗稱其宋行宫考吳越國考研核精確王士禎又稱其錢塘鐵箭辨精於考核其歐史十

國年譜備證一篇謂歐陽氏於吳越改元止
據寶石山制稱寶正六年為證一變復得錢
鏐將許俊墓磚有寶正三年字以證歐史之
不誣又謂元瓘襲位後不復改元立説皆有
根據覈其所辨始知明嘉靖間錢德洪所撰
吳越世家疑辨謂改元之事别無證據者特
為先世諱耳是又多資考證不但其文之工
也乾隆四十四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始豐稿卷一

明 徐一夔 撰

雜述

讀韓文公薦士書

史稱韓愈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今讀其與陸員外薦士書信其能成就後進士也書所列自侯喜以下四人則備言其文行自沈杞以下六人則或稱其文或著其

行且曰今天下之士不可遽數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以今而觀侯喜諸人時天下之有道而文者豈復有賢如愈者哉自愈而論當時之士誠未有當其薦者雖然天下之材大小長短各從所賦而未嘗無也謂天下無材者是厚誣天下之人也矧人之材所以為世用其不用者不幸也且天下之事如此其多也一人能集之乎不可也朝廷之位如此其廣也一人能兼之乎不可也不可責於一人則大者長者小者短者當各適其用而

不可有一之或棄愈有見乎此惟恐己之不知人之不用國家曠官廢事是懼是以不敢薄待天下也當是時穆宗嘗欲大用愈而沮於皇甫鎛輩使愈大用豈曰論薦云乎哉此則當時士之不幸也嗟乎今天下之士如侯喜諸人者葢有之矣不聞有論薦如愈者何也大抵負材名而驟進者恐其軋己而不欲言處祿位之崇高者既不屑與貧賤之士接又不思求賢為國之義夫恐其軋己而不欲言者量不弘者也不屑與貧賤之士接

與不思求賢為國之義者心不忠者也不弘之罪小不忠之罪大不弘不忠而曰天下未嘗有材焉者是謂厚誣天下之材之人者也嗟乎今天下之大豈真無其人哉吾嘗求之矣脫有人能識此者非其才名不足取信於人則其位在疎遠不信之地其敢責以愈之為耶或曰愈之論薦於陸蓋當時取士之法然爾今取士之法與唐異殆不可以此責人也不然吾所論者君子拔賢為國不自厚之心夫豈論其法之異與否哉茍今之取

士與唐無異有如愈之論薦者乎吾不敢言也嗚呼安得有如愈者復生于今時以薦進為已務俾向之所謂不弘不忠者有蔽賢之誅之懼非特士之幸也亦天下國家之幸也

讀鄭䖍傳

按鄭䖍傳鄭相如告䖍曰天寶十三年逆臣僭亂當汙偽官願守忠節相如言時開元三十年也及安祿山反䖍果陷賊中祿山署䖍水部郎中䖍念其言稱疾求攝

市令事平議罪虔得減死論貶台州司户夫為臣死忠理之常也虔以相如豫告故不受偽署不然則受之耶讖緯之學聖賢所不道宋景文撰唐書叙事嚴簡而汎及符讖雜說非以為訓也以著虔之不知自守爾覽者無惑焉

織工對

余僦居錢塘之相安里有饒於財者率居工以織每夜至二鼓一唱衆和其聲驩然蓋織工也余嘆曰樂哉旦

過其處見老屋將壓杼機四五具南北向列工十數人手提足蹴皆蒼然無神色進工問之曰以余觀若所為其勞也亦甚矣而樂何也工對曰此在人心心苟無貪雖貧樂也苟貪雖日進千金祇戚戚爾吾業雖賤日傭為錢二百緡吾衣食於主人而以日之所入養吾父母妻子雖食無甘美而亦不甚飢寒余自度以為常以故無他思於凡織作咸極精緻為時所尚故主之聚易以售而傭之直亦易以入所圖如此是以發乎情者出口

而成聲同然而一音不自知其為勞也頃見有業同吾者傭於他家受直略相似久之乃曰吾藝固過於人而受直與衆工等當求倍直者而為之傭已而他家果倍其直傭之主者閱其織果異於人他工見其藝精亦頗推之主者退自喜曰得一工勝十工倍其直不吝也久之又以吾業織且若此舍此而他業當亦不在人下去事大官善其逢迎之術竭其奔走之力貴富可得也奈之何終為織家傭其後果事大官厠在衆奴中服役于

車塵馬足者五年未見其所謂貴富之機也又如是者五年一旦以事觸大官怒斥逐之不使一再見又所業已遂遺忘人亦惡其狂不已分不肯復傭以織至凍餓以死若人也吾謹用以為戒如之何而弗樂余歎曰工知足者也老子曰知足之足常足工之謂也因著于篇工凡十人與余言者姚姓云

解

推命解

昔荆國王文公不貴推命其言曰君子修身俟命守道順時貴賤禍福之來有弗能沮而誕謾虛怪之說是溺余觧之曰貴賤禍福之來非人所能為也惟聖人能安之惟賢人能知之自餘衆人不借聦於人無自而知也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出蠅營狗苟馳逐於聲利之場蹈禍機觸刑辟者皆是也苟有人焉就其年月日時之所值陳其休咎使利焉而就害焉而避斯人也免戾於斯世其功不亦博乎古之史氏列序方技於功臣世家

之後而不讓者蓋有以也嘉興有東谷子者居春波門用五星家躔度遲留伏逆法推人生年月日時所值貴賤禍福毫分縷析無有不驗吾慮衆人之昧於所從也乃為之辭

瑞芝解

嵊縣之東有鄉曰靈芝之故老相傳昔嘗有芝生其地鄉所以名也比者兵起邊境繹騷鄉人邢君某用守禦功得宰其縣君善於撫綏三年邑以治閒芝復生焉居人

持以獻枝葉華色披諸圖牒惟肖當是時田夫野老歌頌于野騷人墨客詠歎于家達官貴人稱說于朝莫不以為瑞云余聞神仙家種芝以充食其品有木芝石芝菌芝肉芝之異故世或產芝遂以為不常有之物而與嘉禾瑞草並列余竊有疑焉使是物果為瑞耶宜生於熙洽之世今泰運未復天地之間沴氣充滿山川鬼神草木鳥獸舉失其寧而芝生其地何哉豈其土性所宜耶抑亂極將治司造化者發此以為之兆耶抑偶然耶

不可得而知也意者天地之和惟人所召姑以往事明之霸在潁川嘉穀生堪在漁陽岐麥秀蓋有之矣是芝也其為縣宰瑞耶不然胡於斯時而有斯物也爰著于篇

説

公葵説

吾友郭君名復以秉心字行久矣一日夢神人授以葵因易其名與字而揔以公葵稱或以告余且請余為之

說余曰名稱於已字行於人名以字表字以名生本末之謂也古之人名與字總稱者亦不多見獨班固書貫誼董仲舒傳不著其字後世著作家類稱誼仲舒則名與字總稱之一證也攷之春秋則不然春秋之法貶則書名褒則書字宰咺子突之類是也公羊子曰名不如字非謂其人不如也蓋謂見名於人則近乎畀見字於人則近乎尊也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師之於弟子名之可也或學而交同志或仕而交同列斥其名不可也

而郭君不以名稱為嫌何哉郭君辱與余交其立言制行非余所能及斯義也必有所屬尚當從君質之

尚友說

君子為學求道其可有自足之心乎不可也蓋天下萬事皆有足惟為學求道不可以有足足斯畫矣古之人惟其不自足也是以廣於取友故近而一鄉之士遠而一國之士又遠而天下之士無不友焉猶未足也雖古之人亦尚友之嗚呼學而至於尚友未易言也昔者孔

子之生後乎周公五百餘歳志之所形夢見周公尚友周公也孟子之生後乎孔子百有餘歳志之所至願學孔子尚友孔子也程子之生後乎孔子孟子又千有餘歳以不世有之識得孔子孟子之奥使其道益尊以明尚友孔子孟子也泰矣哉尚友之云也吾友牛君士良字其藏修之所曰尚友或曰此聖賢事也今人生而同世學而同道以某問某猶有不知者而况立乎千百世之下而取千百世之上之人友之不已誇乎不謂是也

聖人之事衆人之所為也古人遠矣其詩存其書存誦其詩讀其書意領神會於千百世之上古人在是也孔子也孟子也程子也為聖為賢蓋此道也以衆人自處而自棄其聖賢之身祗見其誇也余識牛君久矣生長齊魯之邦而從其先君子宦遊楚越之野足之所及者廣矣所謂一鄉之士一國之士天下之士其必得而友之矣而且以尚友為事夫豈汲汲於小成者哉牛君間徵余說余謝之曰余於古人未之有知何足以語於此

竊有告焉昔之人有以聖賢自許者矣闕　揚雄自以為孟子王通自以為孔子實則不至而名加浮焉後之人終不許也牛君出獨見於羣靡之中思慮之所形精誠之所聚夫豈不及乎此而余猶以是告者朋友之道也他日會精微之至以不愧於古人尚教我哉

子亨字說

亨者美且達之稱凡人處困厄時相見必祝之曰亨則亨者人所願欲之辭也而致亨有道掾有姜姓者名貞

字子亨徵余敷其義由名覯字其知所以致亨者歟何也名以生字由貞而亨是謂能致者也且亨義莫備於易稽之於易易言亨必以貞配之易首乾坤文王以元亨利貞贊其徳至於他卦隨事以示義皆先亨而後貞則處亨之道也蓋至於離其卦辭曰離利貞亨先貞而後亨則致亨之道存焉蓋離為卦陰麗於陽以附麗為義其在於人則在於所附之人人之所麗利于貞貞則亨試以子言之今子方壯出而試于時才非不通也識

非不敏也步趨出入在學政之地其在於知所附乎誠知所附習熟見聞脫去畀近日趨于光明正大之域其有弗亨者乎故自處而貞則道可行而亨在是矣其或阿私茍容以徼富貴利達而自以為亨將以誇於世俗則可而非君子之所謂亨也子善致亨因摭離麗之義告之

贊

柯氏義事贊有序

柯遂卿者吾同郡人也讀書尚義當賊起海上時大府下令有能獲賊者賞强暴之徒並緣為奸民死於誣者不可以一二計有販夫張某三人者本柯鄰也亦為强暴所誣幾死柯詣府辨之甚力三人得不死郡之人咸以義稱之作柯氏義事賛賛曰

盤盤海郡為望于東家絃户誦有鄒魯風有猘不除遂為民仇挾海以賊肆其虔劉皇仁不殺視均赤子賊弗即攻日益驕恣有來大臣霆震風馳夫何陳旅望洋以

嬉于時廷議討賊孔亟遂資于民以塞厥責懸賞則崇
召奸斯訌掠及齊民奨如午蠭始賊之來民咸鼠匿比
賊之去弱肉强食繄柯卿氏好義自初道逢羣兇掠此
販夫其驅如風其攫如虎以是販夫獻于公府有美柯
卿義形于色力辨于公乃人弗賊是夫之誣其音嗚嗚
陰雲四塞白日以晡是夫之釋其色揚揚天青日白慶
雲以翔靖惟人生惻隱自躬胡彼昧者戕帝之衷揆厥
所由則有攸致上急近功下益近利是用遂遂其何能

淑維我柯卿有惕于獨柯卿之為由衷之著如救入井

匪曰要譽凡百官臣視柯之行仁民愛物罔有不寧嗟

惟小子闡義斯省誦詩不遺斷播于永

東皐隱者序贊

隱者姓范氏其先在宋時有為防禦使用醫小兒名隱

者去防禦五世傳其業益精居旁近人無貧與富有小

兒疾輒趨隱者求醫然其為醫務利人不務利於人名

愈益顯又性至孝壬辰之冠鈔掠市井亟携其母出没

賊中走匿湖山之叢薄家貲不顧也且重然諾一日其友有請託業已諾矣他友聞之又以五十金為奉奪以利己不從也而從前諾其敦尚孝誼蓋如此所居錢唐城東其地平衍有水木禽魚之樂暇日賦詩鼓琴圖寫山川人物以為嬉或勸之仕輙曰吾不能隨世俛仰不願仕也因共稱曰東皐隱者賈生有云古之至人不在朝廷必在卜醫之中隱者豈其人歟作東皐隱者贊隱者名某字思賢贊曰

自昔先民所趣靡同或隱以為高或仕以為通惟聖有訓卓有義方我覿今之人仕則以為容鼎以拄車筐以植宮鼎折斯仆筐敗斯崩彼曷揆曷守上下用以蒙有美隱君心夷而氣冲其行既周其惠又以充東皋之陽有木鬱葱或偃而歌或踞而桐俛仰宇宙爵胡我降蓀茲貞白穆其清風寔用作詩以播于邦

顧仲英摘阮小像贊

夫人之在盛世居有圖史之娛出有裘馬之樂謂其為

隱也則未嘗枕流漱石謂其為顯也又未嘗析圭儋爵是蓋不為世故之所嬰也確矣方其調寄於一阮渺乎若孤鴻之唳層霄峭乎若寒泉之度絶壑夫又孰知其幽情遠意之所託抑欲狀其高簡其視晉人而無怍者耶

孟天暐豸冠像賛

大冠既加華佩斯委肅若霜嚴屹若山峙匪容之盛乃德之充相此大祭敢不恪恭

孟天暐山居像贊

謂公為仕被服則野謂公為隱動容則雅或舒或卷心曠神夷山林之適廊廟之思

壽藏圖贊

崑山顧仲英甫簡曠不羈年五十豫營壽藏并自誌其平生立之藏旁遇勝日率親戚故舊至其處飲酒賦詩為嬉非一死生解外膠者乎君游他郡圖壽藏規製并録誌文以自隨為作壽藏圖贊贊曰

造化之運以亭以毒其機不息往禪來續衆萬之生氣
母所司有聚斯散有成斯虧孰迷厥中而求不死彷徨
服食卒𢧐而止不覿薪火同底於無曷不自悟繆悠是
圖有顧英君其識孔卓死生一致克先衆覺謂來適然
去亦若茲曷置欣戚於來去為里有綽阜若龍起伏曰
此我歸爰協吉卜神靈攸聚風氣合完陽晶發輝陰緩
糾蟠瑶華翚䴏騈生左右文膺繡羽鳴集先後君息於
斯白雲為期君歌於斯明月為知人為君危君則順適

人為君悲君則悅懌攝志養氣無慮無營安命處順時止時行視後千歲猶今一日形銷迹亡與造化一凡百世人既夕謀朝聞君之風鄙恡內消以古視今如君蓋少披圖作贊用著有道

辭

林先生哀辭

林先生古泉者同郡黄巖人其先在宋時登進士第者往往有焉先生生時宋已內附稍長無所於進去為浮

圖氏先生性聰敏凡六經百氏無不記覽成誦其為文
詞下筆輒千百言如不經思慮得者自負其才復歸于
儒客吳楚間以授徒為業不喜表襮吳楚間新進士初
甚易之及見其講解著述則又莫不相敬伏久之去游
京師清河元公蜀郡虞公豫章揭公先後以文章顯先
生皆與之游而知先生者無如揭公揭公嘗薦于朝政
府無與為力者不獲用今上初賀丞相當國搜羅遺逸
士擢先生敎授溧陽溧陽地肥沃有魚鱉稻米之饒其

州之人夙知先生爭遣弟子來學又京師之達官貴人過賓是州者多先生故人亦來問候羈旅三十餘年及老始獲一命稍若自適居無何蘄黄寇起溢出江以南且破溧上先生避居墟疃守臣應敵死州人迎先生攝州事有州將子鼓衆從賊先生聞之驚曰有是哉彼固世爵者親往曉以逆順州將子不從卒致賊陷州境遂害先生先生垂死罵不絶口賊磔其屍州南大樹上已而南行臺御史出討賊引兵過見之始加衣冠而葬于

溧上錢唐之古塘僧寺有高僧曰本空師蓋先生初服時友也且同里始先生如溧時嘗舍其處余嘗謁焉先生既死其兄子某自溧走告師所以死狀師既為位哭且語余曰盍哀之以辭辭曰

先生孑立兮履操以强去墨來歸兮于道之宗鄉邑寥落兮有事遠行才則超邁兮命實不臧上林翁鬱兮羣蜚翺翔一枝不獲兮日夕徊徨鐘鼎以泰兮山林以窮性固有自兮分或有當末路筮仕兮于此州庠禄雖粗

足兮時復不祥彼賊之訌兮何有天常以舌為斧兮思易其狂彼懵不卒兮乃取其戕天道茫昧兮禍福無方吁嗟先生兮乃罹此殃渺彼溧水兮其波洋洋馳想風烈兮心神飛揚之死不惑兮我又何傷

夢鶴辭

余讀赤壁賦見蘇長公稱鶴化道士事心甚異之然以其言寓不甚泥也吳人有為帶下醫者為余言疇昔之夜夢至無人之境有羽衣道士招余授以藥且曰以是

命爾醫尋化為鶴逍遥而去其人自是醫無不効然如長公所云蓋有之矣大抵神仙變幻無迹非尋常人所得見抑豈其人為帶下醫有陰德及人有此遇耶然不可得而知也為賦夢鶴之辭辭曰

華星兮纚纚明河兮如帶月承宇兮嬋娟風觸帷兮綷縩魂清兮思遠倏均兮息寡神天游兮廣莫之野遇羽人兮御青雲而來下言不接兮意銷交不豫兮形忘曰余司痻於下土兮授余以藥之良跪敷袵以陳辭兮明

援受之大綱歘裳玄而衣縞兮遥引其脩吭去余不顧兮睨天路以翺翔豈仙凡之弗殊抑寤寐之難詳九霄寥泬兮三山渺茫往從不及兮空佇立以彷徨

銘

虛白齋銘 并序

學者以莊子十餘萬言大抵皆本老子且致嫌於近代蘇長公以莊子為助孔子之説余故感之未解一日讀其書至人間世見其縱論存養大要有虛室生白之喻

大槩與吾儒先君子之言合吾儒先君子之言心也不有虛靈不昧之說乎此虛室生白之喻也試講以所知心之為物官天地府萬物其量罔測也主于吾躬以應萬變其神無方一或蔽焉天地吾不得而官之矣萬物吾不得而府之矣懵懵焉貿貿焉見膠於物行躓於事惡乎其能神故人之有心猶居之有室也室虛則白生奧內之地而日月之明不及者無他蔽故也虛斯白焉故知心之體者觀諸虛室而已矣知心之神之不昧者

觀室之白而已矣余然後知蘇公之言不我欺也廣陵茅先生有道之士也請余銘其虛白之齋故附茲説而為之銘銘曰

至陰肅肅陽赫赫氣機來往潛絡繹生有衆萬紛充斥惟其精者我則獲天君威嚴泰宇闢寥豁晃朗無際極以一備萬孰叵測洪纖巨細詳且悉光輝晝夜著不息不蔽乃是神明宅有或弗謹斯間隙膠膠擾擾形所役一似太空雲霧隔不散何由見昭晳先生祓服甫與掖

潔脩自是流輩伯有嚴齋居坐昕夕致虛有道乃見白外至内應靡有忒繄我之神諒不惑夙興夜寐尚無斁

碑

漢三老董公碑 有序

予讀太史公書至三老董公說漢之事作而言曰三老董公其秦漢閒有道而隱者乎不然何其言之符機際會而粹然一出於仁義道德也公之說漢高祖也其言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

敵乃可服又曰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至哉言乎不意文

獻斵喪之後兵戈搶攘之日有此人也葢方是時項羽

放弑義帝公以此說高帝討之時高帝左右稱讀書如

酈生不及此稱文學如叔孫通不及此稱智術如張良

陳平不及此而公獨及之意者公在草野㝠思天下之

故項强而暴劉弱而仁莫有急于此者以故發憤為高

帝陳之不疑也公之始末史闕之即其言想其人必秦

漢間有道而隱者惜乎漢用其言而遺其人也爰叙而

銘之銘曰

秦政不綱義旗四舉紛紛藉藉孰為義主緬彼有道鴻飛冥冥不聞其聲矧見其形猗嗟董公時止時作懷寶在躬不迷而覺劉弱項强公有深憂討逆致順公有遠猷一言之出萬鈞不拔仆項興劉此機之發維此董公其執不猗維兹之言允也其時公言既用公迹愈邈推公之蘊可興禮樂漢雖公遺公言不隳公言不隳大道之維

漢紀信碑有序

予讀太史公書至紀信以身代死之事作而言曰信之忠誠一至是乎且信倔起之徒也當其事漢項羽圍滎陽漢危甚王時欲存有降而已降則漢事去信遂自為王降羽王因得脱羽燒殺信吾意是時漢事未定如信者不過苟相依乘以饕富貴而忠誠若此何可得哉漢王既定天下嘗斬丁公以勸忠矣而於信獨無贈典及太史公記載刺客如荆軻聶政為之列傳説客如蘇秦

張儀為之列傳刑名如韓非申不害貨殖如卓王孫陶朱猗頓為之列傳至於殺身成仁如紀信者乃獨不為之列傳遂使信之大忠不白於天下後世而臨危顧身者踵相接也爰叙而銘之銘曰

黄金可銷白石可磨將軍之志之死靡他一念之精如霆之發視刄不銛視火不烈滎陽之圍漢累卵危委八尺軀全一帝基死生之故夫豈易與興亡之決在此一舉捐軀徇國有若斯人緬想光烈莫之與倫

齊王蠋碑有序

予讀太史公書至齊王蠋不屈之事作而言曰為臣死忠臣人律令也士不與焉蠋嘗諫齊王不從退耕于野未嘗居齊之位食齊之禄則齊之士也一旦燕人破齊走王而七十餘城俱下守城之臣非不多也不逃即降爾未聞一人為齊死者當是時湣王已死蠋猶區區為齊守畫燕人使謂蠋曰燕人高子之義將以子為將封子萬家否且屠邑蠋謝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

夫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絶脰而死攷其事與伯夷相類蓋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國而逃非有位者武王伐紂天下是之伯夷非焉殷既滅矣而猶耻食周粟猶蠋志也伯夷之事幸而見稱於孔子其道光明王蠋不幸不逢孔子太史公僅附於田單傳尾而稱說者鮮爰叙而銘之銘曰

猗歟先生國之楨士之特也志弗隨以貞夫金石也衆反顧以生行不惑也執義之兵返仁宅也固然獨行匪

矯激也休有烈聲軋亂賊也我揭其英髮上直也

記

清隱軒記

清隱軒者前福建廉訪司僉事章公宴居之所也公在癸巳歲奉先府君歸葬于洛以道梗弗進僑居錢唐之同德里其居有軒四楹户牖明豁可愛軒前方塘水波渺瀰塘之左右蒹葭茨柳相掩映公居其中嘗施施而行漫漫而遊以節其憂戚之情一日過前貴池縣伊埒

穆爾丹君見今所揭匾實紫陽先生朱文公所書問所從來則貴池得之伊将哈雅君而伊将哈雅君為崇安縣時得之武夷民家者也公請以歸喜曰是實稱吾軒且先正之手澤也遂尊而揭之閒語一夔以得匾之由且曰可記以否一夔肅瞻已謹告之曰昔在梁時蕭子雲飛白蕭字以名天下之寺歳久零落有買歸以建蕭齋好事君子雖寺額且以名齋況先正之手澤所在乎尊而揭之是也敢輒為公記之按文公先生居崇安之五夫里

去武夷不一舍近暇日與門弟子登山臨水以暢其性情淳熙十年先生謝江東之節始作室武夷山中凡亭軒齋閣莫不完好而加頓置之是區必其一也相去二百餘年風雨侵陵苔蘚剥蝕曾不朽漫而其筆精墨妙猶熠然有光采若有神物扶持之者豈先生之精神見於字畫者尚不泯哉嗚呼先生遠矣見先生之手書而感慨興起云者夫亦豈止於字畫之末而已蓋先生以高明正大之學接緒周程以趨孔孟之奧雖其道不盡

行于時我朝許文正公尊信其説而表章之遂有至元之治不可誣也生乎先生之後思見先生之聲音氣貌而不可得得其片言隻字於運去物改之後有不加之意乎宜乎公獲兹匾不啻若兼金拱璧而不肯輕棄也抑聞公在成均時師事前祭酒太原吕公而凡先生所説吾道之大體用之全本於己而推之人者固嘗受之心傳口授之時而驗之立身行道之際矣今也以憂去官固將移孝為忠以展盡其所學念慮之所存精誠之

所至必以先生為準的矣此所以出警入省于茲尺咫之版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公之謂也如曰居有水木之秀而徒取清隱之美稱為考槃之計夫豈知公者哉是為記

孝子記

余嘗寓於秀之白苧里見里中長老道戚孝子之行未嘗不咨嗟歎慕以為不可及初孝子之母被疾救之弗效及草刲股肉以進時母已不能啖不盡一日而死孝

孚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哭絶而復甦踰月將葬而夿地畀下掘地尺泉水浸淫孝子負土為墳至若丘陵然迄葬其母既葬彷徨不忍去或勸之返孝子曰吾舍吾母何之乃附墓為菴廬覆以炎壁以坏日伏匿其中望墓扶服頓踊三月有白芝五本生廬側人聚觀之以為孝徵久之將像母而事之告工以狀工未悉一日姥夢工曰吾戚母也汝吾識之翌日工刻木惟肖孝子奉以龕帀飲食必祭出入必告有事必禱一如生時吳門之

陷前鋒犯秀境里中豪右多遁去孝子瞪目起曰吾忍去吾父母墳墓耶乃散財集子弟若干人保里中時他里焚略幾盡而白芧完好如故公府將賞之孝子謝曰吾為墳墓舉爾賞不願也嗚呼戚孝子之行非聲音笑貌為也由乎天性發見精切故能為人之所不能為如此余聞戚氏之先有諱同文者當五代干戈之際抗志不仕善事祖母號正素先生至子若孫以孝友為家法致位卿相南豐曾公稱其行應禮義世世不絶為宋世

家孝子其裔也戚氏家法不替故如是耶孝子名敬字秉肅嘗用部使者薦為文學掾歷二十年猶未徙官人以其孝不斥其名與字直曰孝子云

雙梧堂記

嘉興之祥符寺在學宫之偏至正十九年夏余遊學宫既聞弦誦之美間一過寺時東雲海師方主寺席而友人四明周致尭亦以文學之職僑東雲所延坐堂上窻牖虛敞几榻整潔其外碧梧二離立若拱交柯接葉覆蓋堂

下地可二畝許蓊然綠雲也三人者危坐良久凉意颯至清潤襲人一時神思殆若處乎塵囂之外有頃海師指二梧歎曰吾儕今日得蒙被其蔭夫豈偶然昔在仍改至元之歲前住山既建茲堂并植之垂二十年矣日者兵燹之烈比屋皆燬吾寺巋然獨存而二梧得無恙時時思之必有神物者主焉不可得而度也否則曷有此哉致堯因命字堂曰雙梧師曰此吾意所欲也幸相與成之因屬余記余惟物之成住壞空相尋於無盡蓋

各有數存焉是故以我觀物物也我得而有之以物觀物其成其住其壊其空我何所容其私嗟乎獨植物哉天也地也人也凡有形者皆是也由是髙世之士以萬形之轇轕于前而不可以迹泥也反而觀之心心之體湛然無滓也何物可以累吾虚心之量廓然無礙也何物可以累吾大造詣之功至有非言語意識之所能及則於物乎何有今師遊方之外夫豈留意於物者抑亦世俗所謂未能忘情者耶師謝曰子誠知我者請誌之

看山樓記

余至海昌嘗怪其地平衍爽塏而無大山長林以為睽帶東行六十里至於黃灣而其山始出黃灣地瀕海外障波濤之激衝而内固聚落之生息者則皆山也灣之上馬氏世居焉馬氏之子弟有曰絅者静重而慎密方以種學績文為事有樓在屋廬之側題曰看山而日藏修其中今年余至其處延余樓上坐寤牖四啟指謂余曰岡巒起伏紆縈妍秀若翅翼飛舞而西者此鳳山也

孤嶂特立隆崇突兀若屏風横峙於北者此黄山也連峰散出巉巖秀鬱若芙蓉發艶於青天白日而驁入乎武原之野者此溆浦諸山也先生試寓目焉余曰佳哉較其形勝雖無匡廬九華雲門天台鴈蕩瑰奇靈異之狀然得此於斥鹵莽蒼之中譬之適異域者見似人不亦快乎雖然吾有以告子岡巒之頽然崖壁之屹然山之質也四時朝暮草木榮悴而紋采然日星出没而光昱然雲烟開斂而容盎然雨暘晦明而氣充然其所以

變化不一者山之文也子而安玆樓也看其頽然屹然者以厚其質則修諸己也必至看其槃然昱然盎然充然者以培其文則見諸用也必達子而看山以心不以目可也不然斯玩物耳昔王徽之在桓冲府冲問以府事徽之方拄頰看山徐對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徽之豈欺冲者要必其中自有所得而人不及知之耳徽之事業不多見而西山之名傳之天下後世豈徒然哉子承世業而父賢而知教又方年富時雖多艱俟河之清

未晚也他日學成出用里之人過子之樓指曰此馬氏子讀書之所也則山亦若增而重矣顧不美歟嗟乎士患無志爾有志而無成吾不信也絅字公著蓋嘗從余游云

始豐稿卷二

明 徐一夔 撰

記

晏居記

杭郡民廬比輳如櫛而壽安坊當闤闠四達之衝又最囂處也今浙省左右司員外郎張君光弼之居在焉屋數楹甚湫且隘門垣外囂塵閧如也君甚安之或曰小

人射利惟贏之為務乃不惡囂員外君日乘高蓋車從丞相論決政事降登出入在乎華堂粉署之間今卜私第不於爽塏是擇其故何哉君漠然不以為意方自署其楹間曰晏居且謂一夔曰傳稱晏子之居近市雖湫隘囂塵弗易吾居甚類之願自附焉子幸為我記之吾於是知君之所以市居者矣夫踐歷華要宅高曠而處深靚以適其身故所宜也然地位峻絕不與人事接則耳目不能無蔽宜君有弗安者焉是故晏子之居市也

物之貴賤無不察而知之非徒然也方齊景公繁於刑以踊貴屨賤告而景公省於刑仁人君子之用心故如是也今君之居壽安也大官貴人與凡布衣韋帶之士由兹坊而東西者必叩門上謁君則攝衣出迎引賓上座與肆議論下至閭閻之老工商技藝之流或有陳說亦必曲為之盡天下之事當無有不悉施諸有政將不止於一事之諷而已且吾聞之晏子相齊三君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名顯諸侯數百載之下太史公聞其風采

猶欲為之執鞭其賢不可及已獨念當是時公棄其民而政在陳氏晏子於區區貴賤之事則務陳之而於國之大計則有未嘗數數然者他日乃與鄰國之大夫加竊歎焉何也君剛簡亮達故左丞楊公提兵鎮江浙時用材略參謀其軍府事聲望赫然既而退處西湖之上麄衣糲飯著書賦詩以自佚其有用之身較其風裁不知自視晏子何如也乃今江浙之地未全歸于版圖丞相用便宜命表授君為從事廓清之略克復之勳亦惟一二

左右是賴無或如晏子之舉其細而遺其大可也雖然今之人未嘗不慕古之人也惟善學者鮮魯有男子學柳下惠柳下惠之所可者魯男子以為不可此所以為善學柳下惠者若白圭自以為禹揚雄自以為孟子王通自以為孔子君子終不與也大抵尚友古人必也權輕重取舍於心術之微而後為至夫豈曰居室之類而已以君之高見卓識顧豈有待於余之言哉余言之且以告凡慕古人者

西溪隱居記

西溪在嘉禾郡城之西三里溪流迴合匯而為淫瀦而為港微波細漪皆潔妍可愛初郡之置以秀水名志稱秀水在北門外西溪其支流也緣溪上下長坡平陸漫衍曲折若龍虵馳鶩樹木散出篁竹蘩生隱如深林絶壑今徳先生之居在焉先生之居逐溪而成屋數楹在竹樹中髙亢軒豁有蔬可茹有桑可蠶有牲魚酒醴可以供祭祀賓客旁無雜鄰農家漁舍參差相映大官貴

人老生夕彦非來謁者跡不相及白日悠永沙禽水鳥之泳翔村歌野唱之響應輕舟短楫之來往舉不出于顧盻之外誠類夫隱者之居焉初先生世居崇德州之北其門人有為之卜築者徙此二十年矣丙申丁酉之歳荒墟下聚未有不被兵燹者西溪雖近城府而安全無恙郡人至比之武陵桃源先生安焉歎而言曰以天之福幸存此廬吾將老於此矣因號曰西溪隱居或曰䲶先生非隱者也方科舉盛行時嘗三薦于鄉盖有志

於世用者鮑先生非隱者也余觧之曰先生之薦于鄉也間會輟科而止一再試于春官又以額溢而歸逢時多故遂澹於進取雖外省用例屢授文學之職卒不以一資半級而果於行今太尉開府吳中辟為教授亦辭不就謂先生為隱可也雖然今國家輯寧四方將蒐羅老成之士興治立教以建不拔之基吾知不遺先生謂之不終隱亦可也唐賀季真雖仕而未嘗忘隱宋种明逸雖隱而未嘗忘仕君子不以迹論也既而余造先生

夷猶西溪之滸遥見鬚叟圜冰方屨曳杖行水竹間逍遥如世外人心甚羨之趨前乃先生也揖而問之曰先生果於隱耶先生啞然笑曰我之出處君所知也時溪上秋意蒼然先生携余至其家治酒饌相款洽既别屬余記之余退而列其隱居面勢與其出處之迹為西溪隱居記先生名恂字仲孚世為崇德人於經邃於易所著有易學舉隅卦爻要義行於世云

梅花易洞記

山陰胡君龍臣居越王山之下環其廬植梅數十百株而日居其間讀易因名其處曰梅花易洞且曰昔五峯胡先生讀易巖廬自號易洞吾名亦奚不可然客來輒不觧曰甚矣胡子之欺人也大山長谷穴而為洞嵌空峆岈其上穹然而蓋覆其旁屹然而壁立其中廓然而有容蛇龍居之虎豹藏焉此洞也若五峯先生讀易之地似也今子雖依山為屋所謂嵌空峆岈之狀無有也其屋規模不廣制度不華覆蓋其上者獨其枝若屈鐵

之交錯其花若瞗雪之燦爛所謂穹然屹然廓然者亦無有也非洞而曰洞甚矣胡子之欺人也余乃為之解曰獨不觀之儒先之圖乎天地亦一洞也豈真居室哉何也乾南坤北一上一下陰陽之宅也離東坎西一闔一闢陰陽之門也巽承乎乾而位西南震交乎坤而位東北陰陽之所以終也陰陽造化生生不息如循環然昔之至人心與造化遊嘗言弄環餘暇時往時來蓋以天地為一環矣夫洞環類也環非實環洞豈實洞哉是

意也五峯先生知之矣胡君慕先生者也豈以弗知而欺人哉余竊聞之聖人作易本之陰陽見乎卦辭學之者將以見夫用善觀物者即微而知著即小而知大即近而知遠自一室而至於天下自一日而至於四時自一呼一吸而至於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莫不悉備胡君誠有以知之無自善其身請以告我

獨柞軒記

余所僦屋在嘉興春波門外部屋三四楹不喧不寂於
居窮甚宜屋東向啟牖牖外大樹一挺然當牖中大五
十圍高四五十尋梢稍擢根入地不知幾百尺其才堅
實可用蓋柞屬也日夕視之若貞人介士高冠長劍端
儼自持而庸夫孺子凜然莫敢犯時方暑恒踞坐樹下
陰下覆清以潤風行葉間聲琤然若秋至私竊自慶有
此獲也署之曰獨柞軒云久之主人翁進曰公愛茲樹
乎儂先世手植茲樹將百年于茲日者荊楚暴卒蝗聚

城邑地無山林環城六七十里凡亭榭道路叢薄丘隴之植不問老弱堅脆悉罹斧斤水載陸負而來編而為柵構而為櫓聯而為校揉而為弧剡而為槍析而為薪於是樹之生意盡矣而吾廬之植獨存儂不知天故遺此以為異耶抑造化之所鍾固自厚於他植也余歎曰凡物之生有幸不幸大山長谷生植千萬沾濡雨露蒙犯霜雪其材老且成時當無事家給人足宮室器用公私畢作良工師來度材宜棟梁為棟梁宜檣檝為檣檝

宜琴瑟為琴瑟宜俎豆為俎豆其幸也一遇喪亂暴殄於卒伍之手為柵為櫓為校為弧為槍為薪特不幸爾今兹樹也其壽與否非吾所能知夫既不殄於卒伍苟遇良工師將舍之耶抑取之也余將為翁為樹慶矣且吾聞之昔者山陰陸公務觀之帥蜀也於其舍處見大楠四皆歷歲數百者公以蜀故僭國也王氏孟氏嘗極土木之侈而四楠者無恙為楠記之至今其文照暎家集言植物者有徵焉顧此樹者不兩以相比不三以相

叅而涉歷世變與彼四楠者無異吾業脈翰亦將為茲樹記翁謝曰誠蒙不鄙儂家樹有遭矣乃記諸壁

如心堂記

檇李唐君善醫其居在郡城東隅嘗燬于兵已而更作之亢爽可居也用其兩楹之間為居藥之室而名曰如心既得今左丞鄱易周公昇之篆額而未有記一日過余請曰子幸為我廣如心之説揭諸楹間以為記葢嘗聞之如心為恕其説具於禮經註疏葢恕字之文從如

從心故云然文公先生用推己之說釋恕字之義然慮未盡也故用此說以足之究其大義不越乎視人如己而已無他道也今唐君之為醫以恕行之非善用其心者乎凡人之生得乎天地者蓋尠如也然而不知自慎内斵其心外伐其形故夫六淫之寇夫孰能免方其被疾也呻吟痛苦而望已於人猶溺而思援焚而思拯為之醫者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其可忽哉苟有告焉視人之疾猶己之疾可也緩急不加諸心若

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也此醫之所以貴乎恕也雖然知此者少也古今之言醫者必曰扁鵲倉公鵲之治病聲動諸侯而秘所傳方非恕也倉公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怨之非恕也至若陽慶倉公師也以富給故不為人治病亦非恕也太史公不究其用心之非乃曰美好不祥之器器何尤耶夫以倉扁諸人而猶若是下此吾弗論也夫能師其術而不師其心者抑不謂之賢乎唐君敦賓周慎家世為醫而外氏又醫出也以

故郡人有疾者必趨其家曰是家世醫也是能視人之疾猶己之疾者也抑亦可以謂之明恕人矣嘻此道也仲尼之門為仁之方也此道明則天地變化草木蕃不明則天地閉賢人隱其功大矣唐君守之之固積之之厚施之之博陰隲交孚和氣充暢而其德之及人也遠然後知名堂之義不誣也遂為之記

西嶺草堂續記

錢塘浘上人志行絕俗蚤依雲門法師受度至正中雲

門來主下天竺之席上人實侍左右其所棲息則西嶺之草堂近焉西嶺草堂者唐元和中杭之高僧道標師所居也僧史稱師神氣清茂為道既高而詩尤精妙與吳興晈然會稽靈徹齊名時之名人以摩雲霄三語讚之上人甚慕焉其言曰吾上視師雖不與同世而與同鄉里使師顔面肢體而與吾殊也我則不敢知苟顔面肢體不與吾殊亦奚不可及之有則其中之所存蓋可見已將謀復作草堂會兵燹日熾而西嶺之勝汨沒於

風塵之中上人曾不少沮仍擇地郡城之東構屋四楹限以周垣植竹與樹其前舊有陂池春夏水長水氣上行與竹樹會清芬可挹上人閉門危坐披閱内典以探教觀之要暇則曳袖長吟顧瞻西山搜精鍊奇而西嶺岧嶤宛在眉睫因亦署曰西嶺草堂致其志也余曰古之桑門上首積行累業蜚聲一時垂名後世僧史所載蓋亦不鮮姑以錢唐言之若聖達觀之神異辨才淨之辯博孤山圓之孤峻咸所宜慕者而上人顧獨於師是

取蓋必有所以然者吾嘗思之學道之士以今慕古必取其質之近似者惟其質之近似故其慕之也切慕之也切精神念慮冥孚默契則其入道也易今人生而同世以其問其猶有不知者上人之生去師五百餘歲而獨慕之非有所似惡能自信若是向余謁雲門於天竺見上人氣貌不凡心甚敬之别去日久其法友與余相見輒談上人行業精進而余猶未悉其緼間一造焉草堂甫成止余就宿青燈永夜接膝蒲團之側神清思遠

窺其風致隱然有上摩雲霄之意區區世相何得而涸之哉然後知上人不徒慕也吾經有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草堂之作亦何必規規於西嶺之下哉會上人謁余請著西嶺草堂續記於是乎書

桃溪記

自余遭亂流寓無常處恒鬱鬱不樂思得幽夐之地營半畝之室以寧厥居環視無有也客或進曰世豈無有哉顧先生未之即耳太湖之南二十里許有溪焉水泉

清遠左盤右紆勢若篆籀郡志言越大夫蠡扁舟出五湖時常過其處後人思之構橋溪上曰范蠡以誌溪兩岸宜桃投核土中不培而茂望之蓊然方春始陽羣葩競發嫣紅膩白酣陽頩雨蒸為旦氣爛若赬霞居人因字溪曰桃茅屋三四楹在桃樹中則吾家也附屋有田二十畝勤力耕作足以具饘粥聚落相湊皆務農業嘗租有程每相率先期而輸不俟徵迫終歲無胥吏扣門時雖爭戰過兵不及妻子皆不識兵有自城府來者言

兵暴狀輒相驚訝其地若此可以言幽夐矣顧先生未之即也嘻吾嘗觀陶靖節記桃花源事疑其地實在世外非人間有如客所稱不出吳江烏程二邑之交非桃花源比也而不知有亂世亦異矣哉然後知天壤間未嘗無絶境第吾驁薄弗獲至爾客吳姓姿樸茂間至城府從士大夫遊以余志幽夐招余卜築其處因記之云

荔軒記

荔軒者嘉興卓器之甫摭其先大父思鄉之言而作者

也器之甫之先爲閩人自其曾大父由進士第知平江吳縣遭值改物僑居嘉興之甓川大父用薦起家積官至黄巖州倅遂老甓川之上器之甫謂余曰吾先大父之不能還閩也甞自歎曰吾進不得看長安花退不得擘家山荔戚乎其言之也吾兒時在旁恒記之今至于吾四世矣曾不能一下閩關擘所謂家山荔者引領南望未甞不咨嗟太息攷之荔譜荔於果族味最美巴蜀嶺南閩中皆有之其味閩爲第一巴蜀次之嶺南爲下

是荔於果族非他土得專也吾謹撫吾先大父之言表
玆不腆之室以寓吾鄉土之思可記以否余曰善哉器
之甫知所以崇始也記禮者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
其本甚言君子之不可不崇始也荔者適口之物君子
豈固此留意哉誠以懷土常物之失情有里閭焉吾不
得而息有墳墓焉吾不得而展有族姓焉吾不得而合
區區之心彷徨躑躅無以自宣此所以假土物以自見
也君子於此蓋有以閔其情矣雖然人之生也在治世

或出而仕在亂世或避而去固不能必安于一鄉然而歲改月化而水木本原之義寖以微泯設有子孫過故鄉里視其里閭有若異域視其墳墓有若荒壠視其族姓有若路人者蓋有之矣器之甫惓惓於所自出之地不厚矣哉余聞内附初姚先生嗣輝蜀人也僑居大江之西先生以蜀多榿木作南榿堂示不忘蜀柳城姚文公嘗為賦詠藹然桑梓之意器之甫之心其猶姚先生乎然則君子之去其鄉者其念慮之所存未嘗不同也

登茘軒者蓋亦有感於斯矣因併識之知縣諱某州倅諱某器之甫名成大以經術世其家云

重建王貞婦祠記

浙東道都元帥周侯之守禦嵊縣也重建王貞婦祠於青楓嶺上既成縣學教諭項昱貽書一䉶致侯之意請記按青楓嶺在縣北二十五里深鬱峭拔下臨百丈之澗至治初元縣丞徐端鑿石為屋以祠貞婦後五年僉浙東廉訪司事杜公秉彝行縣改為木屋四楹於石祠

南五十步而近至正十八年旁郡失守祠當往來之衝官兵舍頓燬焉及侯被嵊縣之命過辭行御史中丞月公公謂侯曰縣有王貞婦祠廢於兵燹宜更作之侯承命惟謹既至外嚴斥堠内務安輯遂修舉廢墜仍構屋四楹故址上命士卒致木石而屬幕僚李某令史陸某董其事二十四年四月也越三月告成又招失業之民如干户居祠左右以備洒埽貞婦者夫家天台人也始國家以一將之師徇地浙東有千夫長者虜得之貞婦

以計紿弗即被汙謀死未獲間已而師還從上青楓嶺顧視嶺下澗澄澈深窈曰可以死矣即口占詩嚙指血寫山石上而投澗死其後有司以其事聞朝廷旌之曰貞婦而邑人因易嶺名曰清風云事具故秘書監著作郎李公孝光所為記及宋史列女傳嗚呼方時承平貞信之教浹於田里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雖有强暴之夫不敢侵陵正女以冒刑憲不知貞婦之為烈也及乎治極生亂氓隷佳兵窮兇稔惡以殺為嬉今妻靚女

猝就執辱慈父不能保哲夫不能庇銜寃茹毒沒爲異類者不知其幾然後知貞婦之爲烈也夫秉彝好德乃人心所固有吾謂兹祠之成過其下者徘徊瞻對想貞婦奮死之烈奚獨閨閤女婦罹不幸者知所激厲而凡悍夫勁卒亦必改心易慮不致孤人之子寡人之妻以自快矣然則侯建是祠於搶攘之日其篤倫理裨風化之意夫豈淺哉余既嘉侯志又於貞婦爲里後生故願爲之記若夫懿行竒節則有著作公之文與信史在兹

不復著侯名其字其大名人是年十月記

嘉興路新建儒學記

嘉興之學在通越門内二百步而近肇建於宋紹興中學迫於廟規模隘陋弗稱先時守臣亦欲斥而大之而其地南臨廣衢西北委巷惟東面寛敞而多民廬且隣於執政婁氏里第既入國朝婁氏雖微而民廬猶輳集故自宋季以迄于今莫克改作至正二十三年三月淮南行省郎中陳公來守茲郡適丁兵燹而向者民廬輳

集之地悉皆為墟公與教授孫某相度面勢慨然以興學為己任迺勸民以地售於學其不願售者則以他學地隨所擇易之得地以丈計者南北四十二丈有奇東西視南北則不及四之一遂約學計之入鳩材庀工先作論堂五間左右翼以夾室揭層軒以廣前榮堂崇三丈六尺廣三倍於崇深視廣三之二煥以丹碧塗以黝堊中設講經之座以重都授堂舊名正禮今以明倫易之次作東西步廊為間各十有二以趨堂廡步廊之内

為齋廬四西曰成徳曰養正東曰致道曰時敏齋各為
屋四楹敞以前軒次又為屋九楹而門衕中闢其外則
鑿地為池架梁以達兩廡之間立重門于外而繚以周
垣茲學至是始克大備斯役也克承公意先事趨辦者
嘉興縣尹石某而董治其事規材量費則學正朱某府
吏陳某顧某也公不間風雨日一至學凡一木石之惡
一工匠之怠審視程督不啻若治家事故其成不茍不
緩始于是年八月某日越七月迄工明年四月二日也

時一夔僑居嘉興之野承公致幣俾助教諸生且屬之記一夔固辭不獲乃作而言曰學校之設國家風化之機在焉非細故也甞竊聞之初國家起自朔漠以威武立國未遑學校之事中統至元之際天下大定許文正公衡用儒術為輔相凡其謀謨皆經國大計至於學校一事尤切切言之其言自國都以及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至庶人之子皆從事日明君臣父子之道自灑掃應對以至治國平天下遲以十年則上知所以御下

下知所以事上而上下親睦此誠不可拔之論然當是時國學肇建而州縣尚多苟且延祐更化上深厭吏蠹赫然欲刋去之顧學校難須成於月日斷以科目取士蓋將朝用其人而夕收其效也大抵天下之勢此急則彼緩矧夫上之人以是求之哉由是學校之設始若冠之有旒履之有絇姑具人文而已當國者以提調則付之守令以勉勵則付之風憲曰有任之者矣而受其任者既不皆出於儒術而錢穀詞訟又從而奪之幾何不

視為迂濶之務月更朔望相率入謁廟廷退坐論堂引師弟子勦取儒先成説敷陳一過已則掉臂而去如是以為故事而欲學校有成如文正所云其可得乎循習之久卒至人紀廢壊冦賊姦宄以迄于今弗振者職此由也嘉興自唐季以郡置土田民物不劣他郡惟學隘陋有乖具瞻三百餘年于兹公之來守值時艱虞顧以學校之廢莫甚于今日思欲振而起之難以時詘舉贏為辭遂出獨見大作兹學使廟既克全其尊而學之方

位嚴正規模廓大締構堅密又悉冠乎東南之庠序嗚
呼此豈徒資觀美也哉誠以受國家一郡之託所繫者
重是用崇茲閎耀之居使凡學者耳目不蔽於凡近則
志氣清明志氣清明則念慮之所存精誠之所至沉潛
乎詩書六藝之府須以悠久造詣精切踐履篤至修於
其家而知事親敬長施於其國而知尊君親上師師成
風孝弟忠信之道立狠戾悖逆之習變而教道成矣雖
然陸宣公郡之先哲也其言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

所學繼自今嘉興之士寧無不負所學如宣公者出乎
吾知自公之為凡為郡者來取法矣不然此三百餘年
隘陋之學也公胡為於難為之時為之不疑哉初公與
其兄今甘肅行省參政俱以科目自奮參政既以大對
魁天下歷省臺讜言直道為時名臣公亦首薦于鄉
會朝廷輟科稍起從部使者辟暨參佐大藩出其奇謀
碩畫克濟王事及為郡取其尤病民者力言于上罷之
曾未朞月政用大敷興學特其一也學始奠址工墍土

得錢一窖遂用以相役人謂茲學之興蓋不偶然云公名宗義字子方參政名祖仁字子山河南人至正二十三年建寧路儒學教授徐一夔記

序

自得齋類編序

河南高公德進甫有藏修之室曰自得齋既得宗工鉅儒為之論著而先隴白雲山舍亦皆有述其子巽志慮其久而散軼也彚而次之合記序銘贊誌狀詩詞凡若

千首將鋟諸梓題曰自得齋類編而請余序初公以清才粹質積學素行蒙部使者推擇為掾歷中外御史府行部朔南進廉能而退貪鄙赫有聲光而恒虛心抑志樂從宗工鉅儒遊以廣器業若故虞文靖公集歐陽文公玄曹文穆公鑑余文忠公闕户部尚書貢公師泰監察御史程公文今江浙行省左丞周公伯琦翰林學士承旨張公翥危公素直學士張公以寧咸親承焉久而相知之深是以不靳於論著非徒作也竊嘗論之國家

文章之盛泰定天歷以來敷張神藻潤色鴻業聳元德於漢唐之上者三數公而已今公皆與之遊可謂極黃河太華之觀而無憾者矣矧又得其論著鏗鏘炳耀可以侈當今而誇後世哉昔唐柳侍御文學博雅盡交天下知名士而柳州先生實其子也欲著其父之善取凡尤厚者六十七人疏其出處刻石以傳後世君子韙焉徐考其實不過示交游之廣而已而彼六十七人者未嘗有所論著如歐虞諸君子之于高公也今論著之廣

既足以度越前人而巽志梓行以貽永久其意不尤厚乎雖然是編之成一以成公志一以集宗工鉅儒之善視世之曲學謏聞而遽以不腆之言加災于木以衒名者相去何如也因不讓而序之公名某由御史掾出官淮東廉訪司照磨調浙東宣慰司都事善詞詩有紀夢集十卷巽志字士敏華年篤志以善屬文稱用薦為鄮山書院山長云

送貢友達序

宣城貢君友達以春秋試于有司中在前列道梗未即
會試春官用便宜命授平江路儒學正吾黨之士徵言
以華其行貢氏自宋叔世以儒立家友達之從大父文
靖公宏才碩學際熙洽之運職掌內制以老成博雅著
稱世父尚書公以高文卓識受知今天子入備侍從出
領風紀晚歲被旨開部閩南勤勞王事以殁海內伏其
聲望乃父乃兄聯芳襲美奮自文學紆青紫綰組綬者
亡慮數十人近世大江以南衣冠文物之盛無踰貢氏

矣及兵起舉族奔浙西雖在顛沛之地咸砥節礪行守其家法不替大夫士稱焉友達粹雅而精敏有過人之資貢氏之彦也弗沮於時矢以科目進刻意春秋之學貫綜經傳敷為大義遂為有司所知藩府慮其濡滯乃有學正之命夫學有敎授為之長而正居其次牖導輔掖之方友達聞諸父兄者熟矣為之不難也矧又重以春秋之學哉夫春秋為書孔子以治法正亂世其立言大旨一本乎性命之正以言其要則在乎明君臣父子

之分以定民志夫欲立教於斯世春秋之用莫大焉友達本之於家學擴之以春秋之說輔其長以爲教學校之政有弗修者乎嗟夫求美玉者必之崑崙之丘求良馬者必之冀北之野求名人碩士者必於故家世族之門而吾黨之望於友達者蓋不止於此也他日決策大廷爲名進士受顯秩居要位垂聲邁烈世濟厥美斯厲厭焉友達其勉之哉

送瓊上人葬親詩序

臨海瓊上人蘊中之學佛於浙水西也其先君子檜屛方先生及其母夫人相繼而歿值時多艱未遑奔走以襄事恒悲不自勝居不求安食不求飽與人言輒涕泣解之者曰吾屬出家以有旁侍母過哀爲也上人謝曰吾非人子哉是何言也迄兹方成行嗟乎孝弟之道出於天性夫豈以所趨異途所學異業而有二哉而言佛者類曰爲佛之徒務究竟實際以割慈忍愛爲賢雖其至親有不暇顧若上人者又豈得以此議之哉吾聞佛

在世時慮其母摩耶夫人或墮輪轉為説法超度有孝行書具在内典近世明教者懼其義或湮復廣其説以告凡學佛者由是言之佛之道未嘗違孝以為髙此柳柳州所以有取於元暠師也上人世儒家其學佛也又得名師徳為之依歸行成業隆去而遊大方大方主席爭相延致為四衆上首其立身行道有如此者是能統合儒釋而弗偏之歸也行矣營其宅兆慎修窆綍發引之日顔色之戚哭泣之哀動凡弔者吾鄉多縫掖之老

必曰學佛如瓊公又奚云也是上人之行不徒盡道於其親抑又有弘敎之功焉慧上人敏機文上人煥章其同袍友也以上人之志有足矜者相率為詩贈之而同郡徐一夔為之序

送錢唐二生遊學序

今年正月華亭錢愷元悌唐奐有章旅謁余於秀水之東請曰愷二人者淞邑之小子也居同里學同志聞中吳大藩開館以待賓客髙材碩學之士萃焉間營紹介

以從之遊然而未敢自謂有得茲見先生願益一言之教余謝之曰今之所謂磊落之士蓋畢致于中吳矣子從之遊挹其風裁聽其論議觀其猷為必有大異於人者奚取於余之迂踈也哉請至于再不已乃告之曰天下之士不入于道德則入于權術蓋道德之說勝則權術隱權術之說勝則道德隱是故道德勝則有顔子閔子之徒離親戚去墳墓以事孔子權術勝則有蘇秦張儀之徒離親戚去墳墓以事鬼谷子大抵道德之效遠

大而難至權術之效畀近而易爲竊覸春秋至於戰國相去未百年也而權術之學已軼道德而過之豈非遠者大者人所畏難而畀者近者人所樂趣也哉元悌和而通有章固而警其必有見於此矣易大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士非無志也恒成於同而沮於異古之人有同父而異道者矣有同師而異業者矣故學惟同志爲難今子二人學同志矣志于遠大而不于畀近余之望也子尚勉哉

送周山長考滿序

友人四明周君致堯精敏過人少游鄉校讀書為辭章有聲年二十從其外氏游宦齊魯之境遂北遊京師覽觀天子宮闕之壯百官之富居無幾何會大丞相為國求福選天下能書者徧書大藏佛典而授以文學之職致堯適在選中旣竣事出為其鄉之鄮山書院山長再調秀之宣公書院方是時致堯年纔三十餘與致堯遊者咸曰以致堯之材之年而假玆藝致身不亦左乎余

觧之曰書非末技也昔人固嘗用以取士矣以書致身亦入仕一塗也奚名為左矧國家優崇之選二科而已曰舉遺逸也舉進士也遺逸不常舉也進士科三歲一舉羣天下之士而試之登名于吏部者不過百人而止取之之目審之鄉以觀其行也求之經以觀其學也博之詞以觀其才也問之策以觀其政也揆之於古占其一者已足名世而今責備于一人又有異者如其說者未必得之而得之者未必如其說也嗟乎士必是塗出

其不至於老且死者幾希故君子之仕也行其道也有志於世用而較輕重於出身之際不其拘哉初致尭之為鄮山也教育有方里子弟來學者鱗集郡侯敬之與分庭伉禮今其來茲書院燬已久未有能復作者時方多故致尭以教化之地不可以時詘觧請于郡侯作之量材庀工八月而書院成致尭職文學其見於施為已如此去此而有民社尚可一二數哉於其行也序以贈之

送丘克莊赴會試序

余僑居秀水上士之避地而至者無不辱與余遊廣陵丘氏克莊其一也歲壬寅大比江浙行省聚屬郡之士而試之克莊用流寓例以詩經就試江浙預在選中克莊年方三十氣剛而和識朗而融志果而不苟吾黨之卓然者初在廣陵時天下承平四方無事廣陵之盛珠玉錦繡家充户積一時貴游子弟鬬雞走狗以事娛樂者多其南北巷人也克莊家故饒財使去而與馳逐末

能或之沮也顧獨從師友稽經史以問學為事視彼少年之習漠然不以為意及廣陵被兵扶攜妻子而南鄉里之雄提兵踵至據有浙西一時謀人策士乘機遇會以取富貴者又多其東西鄰人也顧乃入庠序訓生徒取所入以給視彼得志之為澹然不以動念嗟夫處富貴之地而不淫其志當患難之秋而不易所守則其人之所自樹立者固有以異於人哉今夫人挾其所有試于有司濡墨伸紙措辭析理求不戾於程度衆人所能克

莊亦能之若夫氣足以自強識足以自廣志足以自立不知衆人視克莊何如也昔在於唐士之舉於其鄉而貢於朝者率從所知薦其材行然後典春官者信而有徵以故得人為盛今法不然也克莊赴春官余故私列其人以為贈言冀夫典春官者拔一士而表異之為世礪也

送張叔方序

士貢於鄉未赴春官而有典校之命非盛時例也比由

道阻外省慮其濡滯用便宜命命之於是錢唐張誼叔方以至正二十三年鄉貢得為松江儒學正叔方精敏嗜學故貞居先生之從子鄱易徐君成中之高弟也貞居清才奥學髙蹈物表號一代玄儒成中明經礪行秉志不惑為一時名士二人者較其跡雖有儒墨之分然若貞居之髙風成中之雅操要皆不可及四方之士固有慕與之游而弗獲者矣而吾叔方一以從子而覲道德於前後一以髙弟而承敎誨於左右諺有之繩尺之

下無枉木叔方得賢父師若此其所造就固有異於人哉今貢于鄉使上于春官進而在五十人之列出而服官政必表表偉偉使吾黨欣快矧教職雖然外相固將以是養吾叔方之器業底於遠且大毋徒自薄曰此冷官也庶幾不負外相之意叔方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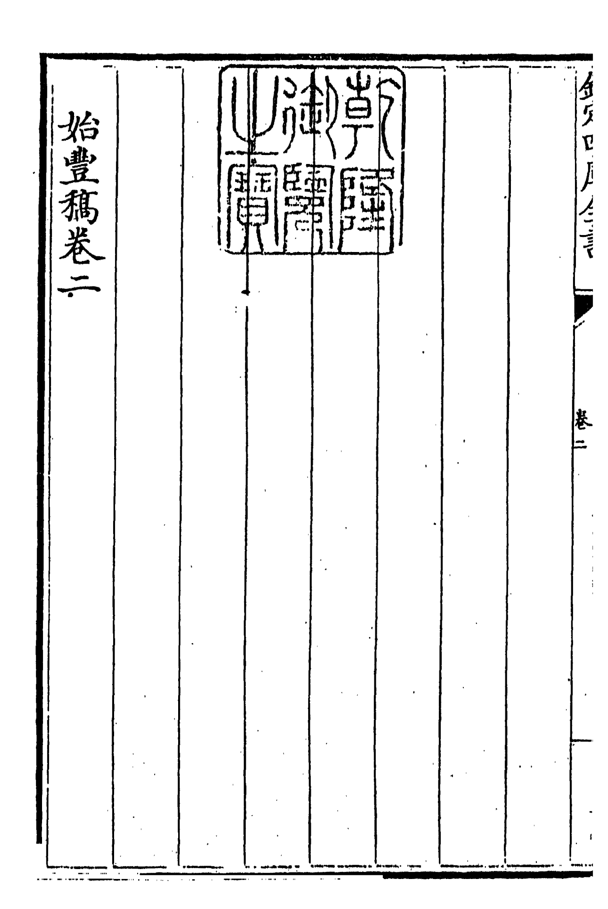
送勤上人卒業天竺序

自佛法流通中國時君世主咸知尊尚槩莫盛於元然不特奉其像教而已不遠萬里至於西域延致佛胄為

帝者師隱然有與共治之勢由是名師鉅德各以智慧奮起以護其教元貞大德之間有佛海大師者起于浙河之東歴主大剎說法爲人天師表數膺帝眷闡揚證悟克稱上旨咸謂有隨機助化之力則今勤上人之法祖也異時我先人以經術教授越中佛海方謝上天竺之席歸老其得度寺且選俊秀爲其法胤間遣二三輩來學今上人在焉先人謝之曰吾所說性命道德不與而宗合宜無我師佛海使來請曰人亦有言東海有聖

人焉同此心也同此理也西海有聖人焉同此心也同此理也先生苟能啟我以東海聖人之道則西海聖人之道亦不外是先人既伏師之高識尤喜上人之頴異一夔侍次間以語及今猶記之其後上人出游大方益求西方聖人之道行修業隆居第一座猶曰吾儒師師徐先生云今年冬余遇上人吳淞江上歎曰佛乘之替莫甚於今日吾佛之道自利利人杭之湖山吾祖過化之地吾將縛茅其處草衣木食取凡内典究明三觀之

吉使誠有得於聖人之道亦奚必據猊床揮麈拂然後為道之行余比見為佛之徒其視世相而自輟者多矣今上人不為世相所沮而益務精進其不謂之卓然有見者哉余游杭久中雖流落他郡私心未嘗不在其山之阿水之滸今焉老而無成亦將謀如上人計旦夕苟遂則將與上人結社上人歸見水光山色其為我祝曰毋使我社人遲遲其來也



始豐稿卷二